

北史

列傳

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8

10 15 20 25 30 35

文庫 11
D 275
8

北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屈遵

張蒲

谷渾

曾孫楷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竇瑾

李訢

韓延之

氏庸
氏庸
氏庸

神田泉文庫

010190559667

袁式

毛脩之

嚴稜 朱脩之

唐和

寇讚

孫儁

酈範

子道元

韓秀

堯暄

孫雄

柳崇

屈遵字子度昌黎徒何人也博學多才藝慕容垂以為博陸令道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歸道武道武素聞其名拜中書令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卒子須襲爵除長樂太守進爵信都侯卒贈昌黎公謚曰恭須長子恒字長生沈粹有句量歷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太武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真君四年墜馬卒時帝幸陰山景穆遣使乘傳奏狀帝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南大將軍謚曰成公子道賜襲爵道賜善騎射機辨有辭氣太武甚器之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卒謚曰哀公子拔襲爵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人時太武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太武令斬之將伏鑕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乃赦拔後獻文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也本名謨父攀仕慕容垂位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仕慕容寶為尚書左丞道武定中山寶官

司敘用多降品秩。帝既素聞蒲名，仍拜尚書左丞。明元卽位，爲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後改爲壽張子。太武卽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以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於官，吏人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論之，常以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子昭襲，以軍功進爵修武侯，位幽州刺史，以善政見稱。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袞，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位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晚乃折節，授經業，被服類儒者。道武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太武時，累遷侍中、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正，爲太武所器重。以渾子孫年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卒，謚曰文宣。子闡，字崇基，襲爵，位外都大官。卒，謚曰簡公子。洪，字元孫，位尚書，賜爵滎陽公。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伏法。子穎，位太府少卿，卒，贈營州刺史。謚曰貞。子士恢，字紹達，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侯。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因言次以紹達爲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太后誣其罪，殺之。渾曾孫楷，楷有幹局，稍遷奉車都尉。眇一目，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武。累遷城門校尉，卒。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爲慕容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爲博士。初，道武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表詣闕上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善。明元初，賜爵固安子。河西飢，胡劉武反於上黨，詔表討之。爲胡所敗，帝深銜之。太常七年，宋武帝殂，時議取河南侵地，以奚斤爲都督，以

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表既剋滑臺遂圍武牢車騎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武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明元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武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以賊未退秘而不宣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帝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及於死第二子軌字元慶明元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立氏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無蕃臣禮玄懼詣郊受命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出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衆兵嗤之坐徵還卒軌旣死帝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軌終得娶封氏生子叡字叔文位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獻文於苑內立殿敕中秘群官制名叡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卒於南部尚書謚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爲孝文所知遇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子崇基

襲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爲中書學士稍遷博士太武征涼州留
宜都王穆壽輔景穆時蠕蠕乘虛犯塞京師震恐壽雅信任質爲
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後
屢進讜言超遷尚書卒贈廣陽侯謚曰恭第二子邃字文慶位南
部尚書封襄平伯出爲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
卒官孝文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邃服詔
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太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人
吏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可如故自
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人爲齊衰三月子同始襲爵卒
於給事中邃叡爲從父兄弟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男崔氏之婿
邃母鴈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
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
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道武
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愛
之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晉雍州刺史楊
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帝遣濟爲遵從事卽報之濟自
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彊
全無綱紀佺期間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荅曰十餘萬佺期
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荅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
曰以此討羗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荅七萬餘
家佺期曰都何城臣荅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爲又曰
魏帝欲爲久都平城將移也臣荅非所知也佺期間朝廷不都山
東貌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爲羗

所乘。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為謀主。勸永據長子城。仕永。位秘書監。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祖父及身。悉歷何官。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懋。石季龍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左主客郎。慕容永秘書監。高密侯。車駕還代。以先為尚書右中兵郎。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武討姚興於柴壁也。問計於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任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兵法所忌。而敵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明元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為先帝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有李先者。為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當宿於內。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卒於內都大官。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子國襲爵。國子鳳中書博士。鳳子預。字元凱。太和初。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煢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

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弟，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殮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殮，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先少子皎，天興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姓邪？先曰：國家政化長遠，不可紀極。皎爲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皎孫義徽，太和中，以儒學博通，有才華，補清河王澤府記室。賤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贍速。當世稱之。又爲懌撰輿地圖及顯忠錄，性好老莊，甚嗜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愔，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元義惡懌，徙義徽都水使者。俄而懌被害，因棄官，隱於大房山。少子蘭，以純孝著聞，不受辟召。孝昌中，旌表門閭。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思義徽雅正，惇篤薦其孫景儒，位至奉車都尉。自皇始至齊，受禪百五十歲，先之所言，有明徵焉。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脫畧不羈。時人稱其爲播郎。因以字行於燕趙焉。善談論，有宏辯，屬文任氣，不拘常則，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初爲道士，中年應詔，舉爲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黃冠子。有文集十卷，爲學者所稱。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

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尋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葬於垂。垂彌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葬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道武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葬請詣溫陽療疾。爲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赫連屈丐所執。拜秘書監。卒。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於代南。秀位中庶子。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獻文卽位。進爵陽都子。時丞相乙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厲色曰。爾管攝職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秀寧就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振懼。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監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免難。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爲郡。秀固讓不受。許之。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當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卒。贈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子儁。字異隣。襲爵。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人不知學。儁表置學官。在州五載。清靖寡事。爲吏人所安。卒。贈兗州刺史。子叔休。襲爵。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患輒在家。定省坐。免官。後爲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卒。贈齊州刺史。禎兄

子景雋亦以學識知名為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不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貞景雋弟景興清峻鯁正為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自云漢司空融之後也高祖成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為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參軍國謀屢有功進爵衛國侯轉四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為殿中都官尚書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吳平留瑾鎮長安還京復為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太武歎曰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出為冀州刺史清約沖素著稱當時還為內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呪詛之言與彌陀同誅唯少子遵逃匿得免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位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人婦為部人賈邈告坐免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為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謚曰襄侯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士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因識眇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入門戶可以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女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異於眾也必為朕家幹

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爲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謙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浩阿黨其親戚言於景穆以浩爲不平聞之於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見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文成卽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帝顧群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旣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子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益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爲相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旣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爲他死敷兄弟事豈可知有馮闒者先爲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闒弟問之足可知委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櫛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爲廝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謹見訢與語竒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櫛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

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弊。道路群議曰：畜聚斂之人。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櫟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貪昌。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櫟。訢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櫟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獻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櫟知文明太后之忿訢。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櫟證。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櫟曰：公德於櫟。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櫟今敢不忍於公子。訢旣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璞字季直。性惇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仕晉。位建威將軍。荆州從事。轉平西府錄事參軍。晉將劉裕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書。辭甚激厲。曰：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其不屈如此。事見南史。宋本紀。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已字顯宗。名子爲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泰常二年。與司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以延之爲武牢鎮將。賜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栢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卽可就此子。從其言。遂葬宗之墓次。延之後五十餘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家。卽居於祖墓之北。栢谷塢。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深。晉侍中式。在南歷。

字釋

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姚興。及姚泓滅，歸魏。為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故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諮議。至延和二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為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為從事中郎，辭而獲免。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詒訓、倉雅，備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肅侯。子濟襲父爵，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及宋王劉昶開府，召為諮議參軍。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世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真鎮長安，以修之為司馬。及義真敗，脩之沒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以功拜吳兵將軍。脩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累遷尚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王進御膳，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官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為雲中將軍，欲率吳兵為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脩之遂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他為偶，而以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

諸葛亮論

北史二十七
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
疎遲失會摧刃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
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脩
之謂浩言爲然後卒於外都大官謚恭公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
法仁入魏文成初爲金部尚書襲爵轉殿中尚書法仁言聲壯大
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
曰威朱脩之者仕宋爲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爲安頡所禽太武
善其固守以宗室女妻之以爲雲中鎮將後奔馮弘弘送之江南
頡之剋滑宋陳留太守嚴稜戍倉垣及山陽公奚斤軍至頡川稜
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明元嘉其誠款賜爵郟陽侯假荊州刺史
隨駕南討還爲上客及太武踐阼以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
廉稱卒於家子幼玉襲稜舊書有傳今附之云脩之在宋顯達事
並具南史

唐和字幼起晉西宜安人也父繇以涼土喪亂推涼武昭王霸于
河右及涼亡和與兄契攜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
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
降魏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至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討和至白力
城和先攻高寧契與阿若戰沒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
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周安兄子樹又剋高寧白力二城遣使
表狀太武嘉之屢賜之璽書後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太武
使周公万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喻下柳驢以
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歸令和鎮焉耆時
柳驢戍主乙真伽將叛和徑入其城禽斬乙真伽由是西域剋平
和有力焉正平元年和詣闕太武優寵之待以爲上客文成以和

歸誠先朝封酒泉公太安中為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為內都大
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卒贈征西
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諡曰宣子欽字孟真位陝州刺史降爵為
侯卒子景宣襲爵卒於東都太守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
父和歸闕俱為上客封晉昌公獻文時位華州刺史太和十六年
降於侯子崇字繼祖襲爵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馮翊萬年父脩之字延期苻堅東
萊太守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故追贈脩之安西將軍秦州
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諡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為立碑墓又贈脩之
母為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職
者七郡五縣讚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巖疑非禮不動苻

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遠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

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魏

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
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

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
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初讚

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人憤位當至方伯封
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憶疇昔言乎延文坐曰往

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為齏屋令卿猶言相中
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

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
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譽年老求致仕卒遺令薄塋歛以時服太
武悼惜之謚曰宣穆子元寶襲爵元寶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

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獻文末為中川大守時馮熙為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後為弘農太守坐受納為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子祖訓順陽太守祖訓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祖禮宣武末為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卻鐵忽反又為城人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遇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順顏色不能有所執據後蠻反於三鴟為都督追討戰歿贈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祖禮弟儁

儁字祖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遺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

所不取訪主還之以還為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承賊起燕趙

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

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

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

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

有侵隱乃以儁為之仍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椿訟

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人楊公橫

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

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拜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二年

出為梁州刺史人俗荒獷多為盜賊儁乃令郡縣為立庠序勸其

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

日板築琰之屢擾疆場邊人患之儁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

禽琰之琰之即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魏室多

有脫

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史四部，群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安西縣男。十七年，加散騎常侍，遂稱篤疾，不復朝覲。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祚，進爵爲子。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儁年齒雖高，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常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先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辨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謙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儀同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顒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位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濩澤郡公。

酈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也。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以郡迎降。道武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太武時，給事東宮。太武踐阼，追

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以奉禮郎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爲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遂表爲青州刺史。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還爲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蹠。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言。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覲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畧。勿復懷疑。還朝。卒京師。謚曰穆子道元。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法清刻。自太傅掾引爲書侍御史。彪爲僕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爲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爲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于他境。後試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爲寇。延昌中。爲東荆州刺史。威猛爲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並坐免官。後爲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馳駟與大都督李崇等。宜等立裁減法。留會諸鎮。叛不果而還。孝昌初。梁遣將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彭城反。叛。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軍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後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

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
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
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念身有敕赦之
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寅反狀稍露侍中城
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寶寅慮道元圖已遣
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
井旣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墻而入道元與
其弟道闕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寅猶遣斂其
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
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子孝友襲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局位正平太守有能名
遷長樂相卒贈平州刺史道慎弟道約字善禮樸質遲鈍頗愛琴
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墮於世
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人安之範弟道
峻子暉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
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爲行臺郎暉頗兼武用恒以功名自
許每進計於承業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暉在軍啟求減身
官爵爲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暉後與唐州刺史崔元
珍固守平陽介朱榮稱兵赴闕暉與元珍不受爲榮行臺郎中樊
子鵠陷城被害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子懷則司
空長流參軍

韓秀字白武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謁者僕射父景皇始初歸魏
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位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文成稱秀聰敏

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獻文卽位。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群臣會議。僉以爲然。秀獨曰。此盛國之事。非關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隣疆寇而兵人素習。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後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卒。子務襲爵。務字道世。性端謹。有吏幹。爲定州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以詐破賊。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卒。

表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名暄。祖僧賴。道武平中山。與趙郡呂含。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太武以其恭謹。擢爲中散。後兼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北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案。三十許度。皆有剋已奉公之稱。賞賜衣服。綵絹。奴婢等物。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轉大司農。卒於平城。孝文爲之舉哀。贈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徹。由是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暄長子洪襲爵。洪子傑。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公。洪弟遵。位臨洮太守。卒。謚曰思。遵弟榮。位員外散騎侍郎。子雄。字休武。少驍果。輕財重氣。位燕州刺史。平城縣伯。隨尔朱兆

比

與齊神武戰。敗於廣阿。率所部據定州。歸神武。其從兄傑為兆滄州刺史。亦遣使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使傑便為行瀛州事。使傑代傑為瀛州刺史。進爵為公。時禁網疎闊。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接下以恩。甚為吏人所懷。魏孝武帝入關。雄為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仍除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川叛。叛人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繼宗敗走。城內因雄之出。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雄並禽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荊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梁以元慶和為魏王。侵擾南境。雄大破之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城。豫州人上書更乞雄為刺史。復行豫州事。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寶。隨行臺任祥攻之。西魏將怡鋒敗祥等。育寶各還據城。降敵。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右丞韋孝寬。尋攻豫州。雄都督程多寶降之。執刺史馮邕。并雄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儁等。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收雄家口。還大梁。雄加破樂口。禽丞伯進。討縣瓠。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寶為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一日拔其二城。禽顯及長史岳寶。遁走。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隨侯景平魯陽。復除豫州刺史。雄雖武將。性質寬厚。為政舉其大綱而已。在邊十年。屢有功績。愛人物。多所施與。亦以此稱。興和四年卒於鄴。贈司徒。謚曰武恭子。師嗣。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轉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

坂之便守宰百姓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檢斷上下息訟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畧加慰喻還遷太子洗馬本郡中正累遷河中太守崇初屈郡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卒於官贈歧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長子慶和性沈靜不競於時位給事中本郡中正卒慶和弟楷字士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位撫軍司馬一作仍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勇顯不亦善事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探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尚過三世賈彝卓播時譽秀則不畏疆禦寶璉李訪時曰良幹璉以凡言類似以夙故猜嫌而嬰合門之良可悲也韓延之忠於所事有國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脩之晚著誠款唐和萬里慕義寇讚誠信見嘉艷範智噐而達道元遭命有銜鬚之風韓秀議邊得馭遠之竿堯暄聰察致位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噐行仍世盛矣乎

十五年正月十九日夜對校萬曆版北史

陸侯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內侯矣少聰慧明元後拜爵關內侯位給事中央選部南臺中書官無所先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諸軍鎮以備需需與西平公安頴攻池武牢賜爵建郡公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侯與河內太守任陳爲天下第一一曰武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岸羌狄子王罕叛復轉爲安定鎮大將追

坂之便守宰百姓皆心外割公私朋游終歸臺府孝文乃遣崇檢
斷上下息訟屬刑罰對南冠冠履又歸崇行節與州郡
感喻遷遷太子洗馬本郡中正崇遷河中大守崇不
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人亦信以溫州
老存不慮崇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
送州長服境內情然於自賜岐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書

十五年一月十六日

蘇成亦武林崇素業自資器計以此益矣乎

蘇成亦武林崇素業自資器計以此益矣乎
而重補之即普補其曹呼萬里慕義
哀可悲也韓武之忠外河軍休國士之原哀左
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陸侯

源賀

劉尼

薛提

陸侯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
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內侯侯少聰慧明元踐祚襲
爵關內侯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無所撓太武征赫連昌
詔侯督諸軍鎮以備蠕蠕與西平安頡攻剋武牢賜爵建鄴公
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轉武
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為安定鎮大將追

曾孫彪

玄孫師

師從叔雄

魏書卷二十八

討崖等皆獲之。遷懷荒鎮大將。未暮。諸高車莫弗訖。懼侯嚴急。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侯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侯問其故。侯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益以威嚴節之。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暮年。無復上下。旣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怨愆旣多。敗亂彰矣。帝歎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卽日復除散騎常侍。帝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渡河南。畧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虵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畧。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以侯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爲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畧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旣至。申以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

發機當以醉爲限。侯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帝大悅，徵拜外都大官、文成踐祚。以子麗有定策勳，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七。謚成王。有子十二人。長子馘，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馘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群臣曰：「馘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馘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馘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後襲父，改封建安王。時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新人猶懷去就，馘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馘皆免之。百姓欣悅，人情乃定。車駕討蠕蠕，詔馘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馘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馘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馘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文。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馘有六子：琇、凱、知名、琇、字伯琳、馘第五子也。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馘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馘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冲，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鬪力，何患童幼？」馘奇之，遂立

琇爲世子。敵薨。襲爵。琇沈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累遷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等先據河內。琇聞禧反。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斃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冤。宣武詔復琇爵。子景祚襲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初孝文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常與規謀。共論政事。而國戚謂遂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寵彼而疎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訖冤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計耳。今願已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曄。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曄位尚書右戶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卒。贈冠軍。恒州刺史。曄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曄與恭之晚不和睦。爲時所鄙。子元規。位尚書郎。元規子撥。陰陽律曆多所通解。位并州長流參軍。恭之字季順。有操尚。位東荊州刺史。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子畢。字仁崇。篤志文學。齊律序則仁崇之詞。位終通直散騎常侍。弟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爲三武。敵弟歸位。

東宮舍人。駕部校尉。子珍。夏州刺史。贈太僕卿。謚曰靜珍。子旭。性雅淡。好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決。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卒。後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子騰。

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從余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時使青州。遂留鄴。為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周文歎曰。卿真不肯本也。即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騰既為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使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周文謂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擊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隋軍實。而長寇讎。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盡殺破之。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夷。反。進攻郡縣。騰率兵討平之。及齊公憲。作鎮於蜀。以騰為隆州刺史。令憲入蜀。兵馬鎮防。皆委騰統攝。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遷隆州總管。領刺史。保定二年。資州石槃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子反。所在蠡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遂量山川。

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奏令告騰云：齊已誅公母兄，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讐。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為副。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於是令騰馳傳還朝。副憲東伐。天和初，信州蠻蛋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又詔騰討之。騰沿江南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涪陵郡守蘭休祖又阻兵為亂，方二千餘里。復詔騰討之。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功績焉。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下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閻、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寧朔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陳人乃遁。加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為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太尉公。謚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鑒，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為奉朝請。成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為隋文帝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初無憊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都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為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寮憂懼，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中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苑。

麗

中而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膺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侯。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甚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麗廢疾於代郡溫泉。聞凶欲赴。左右止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人譽。慮有不測之禍。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便馳赴。初乙弗渾悖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害之。謚曰簡王。陪葬金陵。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出。定國在襁抱。文成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游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六歲。爲中庶子。及獻文踐祚。拜散騎常侍。賜封東郡王。定國以承父爵。辭不許。又以父爵讓弟叡。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擢爲行臺錄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曰莊王。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主壻。除通直散騎常侍。歷兗青二州刺史。並有政績。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冲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

饑寒所之。容貌柔謹。孝文以其主壻。特垂昵眷。宣武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藩。當世以此榮之。所之卒後。母盧悼念傷過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如忌。以所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所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正光初。襲爵東郡公。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卽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建義初。尒朱榮欲循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郡王。尋而詔罷。仍復先爵。天平中。拜衛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初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脩改。自行青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已納物。人士敬愛之。除中書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宣。子彰崇好道術。會嬰重病。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子印。

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群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爲搢紳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印每兼官。讌接在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

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母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母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使迄。未應受。齊天保初。常山王薦母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始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母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母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母所制。子又。字且襲。爵始平侯。又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歷秘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又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又。母第二弟駿。字雲驤。自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卒於東廣州刺史。駿弟杳。字雲邁。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假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中。爲寇所圍。經百餘日。就加開府儀同三司。城中多疫癘。死者過半。人無異心。遇疾卒。及城陷。陳將吳明徹以杳有善政。吏人所懷。啓陳主。還其屍家。累貲物。無所犯。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子玄卿。位尚書膳部郎。杳弟騫。字雲儀。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武

平末吏部郎中騫弟搏字雲征好學有行檢卒於著作佐郎搏弟
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
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鄉人重之
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
報彭城王浹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卬當
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
友悌孝義總萃一門爲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高
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後以不阿宦
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散騎常侍又
拜銀青光祿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刺史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武平末車駕如晉陽北平王鎮鄴彥師留臺機密以重慎見知周
武帝平齊授彥師下大夫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隋文爲丞
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遲迥將爲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
長安文帝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帝授禪拜尚書左丞
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
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
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叡字思弼年十餘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沈雅好學折節下士
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時孝
文尚未改北人姓鑿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
爲重複叡婚自東徐還經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趣京以爲館
客後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
塞詔叡討之追至石磧禽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還加散騎常侍
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勳著前朝

封叡鉅鹿郡公。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尚書令衛將軍討蠕蠕大破之而還。以母憂解。孝文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授征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禮。敕有司敦喻。不許。復除使持節都督恒州刺史。行尚書令。時車駕南征。上表諫。帝不從。叡又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大師馮熙墓。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時穆泰爲定州刺史。以疾病。請恒州自效。乃以叡爲定州刺史。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子於遼西。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於後得還。從征自效。以軍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累遷前將軍。鄆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畧。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勳。詔特復鉅鹿郡公。令士懋襲位。營州刺史。士懋弟士宗。字仲彥。尚書左外兵郎中。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建義初。並於河陰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繼叔昕之。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尔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從事。希道弟希悅。尚書外兵郎中。麗季弟騏麟。侍御中散。轉侍御史。太和初。新平太守。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高貴子操。字仲志。高簡有風格。早以學業知名。雅好文操。仕魏。兼散騎常侍。聘梁使。還爲廷尉卿。齊文襄爲世子。甚好色。崔季舒爲掌媒焉。薛氏竇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辭。且哭。世子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須知罪狀。世子怒。召操。命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乃口責之。後徙御史中丞。天保中。卒於殿中。尚書子孔璋。武平中。卒於

高陽太守高貴弟孟遠位奉朝請孟遠子槩之位司農卿槩之子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仕齊位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數千卷書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卒官贈上儀同宣州刺史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常奏文帝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曰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秃髮儁檀之子也儁檀爲乞狀熾

無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爲鄉導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旣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以功進爵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爲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深誠之賀本名破羌是役也帝謂曰人之並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邊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

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為內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及即位賀有力焉以定策勳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敕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漢北不款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疋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没入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游魂於北狡賊負嶮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生賊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

爵逮於汝汝其毋恹恹毋荒怠毋

之愆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此葉
次葉
下上平
不入代也

思恭服思度遇惡揚善親賢遠佞君清約以臨已吾終之後所葬時無用也三年薨贈侍中太尉隴西命服溫明秘器陪葬金陵長子延爵廣武子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文成末為後持節督諸屯於漠南蠕蠕甚憚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撫恤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議律令後例降為公除司州刺史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

後人死者皆怨死徙邊久之帝徙克北藩諸戍自尔至今一歲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有司以聞文成曰賀保無此乃之帝顧左右曰賀忠誠尚致誣最賀政為上第賜衣馬器物班從駕討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于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授孝文是歲河西叛敕遣賀討

景明二年除尚書左僕射加位特儒者舊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肆旨乃出並皆釋然自今犯罪不道諸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案班歸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書奏門一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政尚簡要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之所備不在繁典伏尋條例制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克之足食欲抑絕姦途匪爲通式謹按事條常舉衆事寢不報上書稱病乞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恩免罪勲品已下獨求斯例如此太后遣使屢問消息太醫祝疾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項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

源懷

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者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目觀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謂群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服單積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所活殊爲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王印綬謚曰宣王賜輜輶車及天下復何憂哉群臣咸曰非忠臣性謹厚少好學位侍御中散賜言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謚曰簡子鱗襲延弟思禮後賜女奴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勸之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謗其不若是者可無愼乎時考殿劫盜息止復拜殿中尚書加侍宣天下後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事屯又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執不可即詔持節奉皇帝璽綬以一千石車駕幸代詔使者弔慰

之多所降破。賀依古今兵法及先進時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又都督三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一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而有盈蓄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爲便，不可歲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孝文文明思篤，還于京師，乃遺令諸子曰：吾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踐天官，老荷樞要，每見訴訟出入，嗟苦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宣武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賊。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立。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勲，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獻狀，秘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獻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勲。時蒙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

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
不申。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
有歸。如斯之勲。超世之事也。麗以父功。而獲山河之賞。臣有家勲。
不霑茹土之錫。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
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授北馮翊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戶。又詔爲
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
風謠。考論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以
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
時后父子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
頗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卽劾祚免官。懷朔鎮
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
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
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
已。無以對之。旣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爲
豪強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
者。凡三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
六道並進。欲直趣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
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畧。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
懷子直寢。徵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
旣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
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
衆。足以禽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
旋至恒代。乃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
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

壯哉此
老

條宣武並從之。卒贈司徒公。謚曰惠。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大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方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子邕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首爲反亂，統萬逆徒寇害，應接子邕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邕善綏撫，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云：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畧。子邕泣請於衆曰：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邕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執，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云：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子邕雖被囚東，雅爲胡人所敬，常以百姓禮事之。子邕爲陳安危禍福之端，勸阿各拔令降，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邕具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稅租粟，運糧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寅等爲賊所敗，關右騷擾。時子邕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人，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守鋸谷，斷絕甌棠橋。子邕與戰，大破之。禽維摩，又攻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至於東夏，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問。除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明帝璽書勞勉之。子邕在白水郡破賊，率宿勤明達子阿非軍多所斬獲，除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公。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子邕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鄴反，敕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討平之。改

封陽平縣公。遂與裴衍發鄴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邕冀州刺史。與裴衍俱進。子邕戰敗而歿。贈司空。謚曰莊穆。子邕弟子恭。字靈順。聰敏好學。稍遷尚書北主客郎。攝南主客事。時梁亡。人許周。自云梁給事黃門侍郎。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爲真。僞難辯。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周果。以罪歸闕。詐假職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鐵忠反。詔子恭爲行臺討之。子恭示以威恩。兩旬間悉降。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爲行臺左丞。巡北邊。轉爲起部郎中。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求加經綜。書奏從之。稍遷豫州刺史。頻以軍功加鎮南將軍。兼尚書行臺。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錄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侯。侍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節閔帝初。以預定策勳。封臨汝縣子。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男。又論子恭餘効。封新城縣子。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神武王軍司卒。贈司空。公謚曰文獻子彪。

彪字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永安中。以功賜爵臨潁縣伯。天平四年。爲涼州大中正。及齊文襄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遷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被放遣。累遷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時李貞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遣源涇州。來在瓜步。真可謂通和矣。武平三年。授秘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討捍之計。文宗

曰。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以爲宜。以淮南委之王琳。琳於曇頊。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彥深曰。弟此良圖。但以口舌爭來十日。已是不見從。時事如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城下大夫。隋開皇中。拜莒州刺史。遇病去官。卒。文宗以貴族子弟。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游貴要之門。時論以爲善附會。

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爲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帝平齊。授司隸上士。隋文帝受禪。累遷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

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苦諫。秀乃從徵。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卒於刑部侍郎。子恭弟纂。字靈秀。位太府少卿。遇害。河陰。贈定州刺史。子雄。

雄。字世畧。少寬厚。美姿容。初仕魏。歷位秘書郎。在周。以伐齊功。封朔方公。歷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及尉遲迴作亂。時雄家

累在相州。迴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隋文帝遺書慰勉之。迴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衆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喉、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東距壽陽。人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顛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平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襄爲安化縣伯。復鎮朔方。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於家。子嵩嗣。大業中爲尚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贈正議大夫。

劉尼。代人也。曾祖敦。有功於道。武爲方面。大人父婁。爲冠軍將軍。尼勇果善射。太武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宗愛旣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密奉皇孫。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

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封東安公。尋遷尚書右僕射。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文成末爲司徒。獻文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特加尊重。賜別戶四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子社生襲。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晉王不衛兵將軍。

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績，徵拜侍中，攝都曹事。太武崩，秘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延等議以皇孫幼沖，宜立長君。徵奏王翰置之密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人望所係，春秋雖少，令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別求，必有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殺之。文成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提弟浮子襲先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為侯。

論曰：陸侯以智識見稱，敵乃不替風範。雅杖名節，自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忠國奉主，鬱為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載克昌，名不虛得。獻瑋以沈雅顯達，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聲孔振。卬及彥師，俱以孝為本，出處之譽，並可作範。人倫爽學，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廷抑禪讓，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畧兼舉，出內馳譽，繼迹賢孝，不墮先業。子邑功立夏方身口其異虎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闖，痛乎。

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蕭偽

蕭圓蕭

冀州刺史... 延侍中和延等... 以皇孫幼... 宜之... 長... 君...
 上... 之... 孫... 編... 之... 重... 人... 望... 所... 係... 春... 秋... 幾... 今...
 國... 於... 天... 下... 原... 所... 宜... 而... 更... 別... 求... 必... 有... 不... 可... 延... 等... 未... 決... 中... 常... 侍... 等...
 知... 其... 言... 知... 長... 后... 令... 何... 損... 等... 入... 殺... 之... 文... 成... 即... 位... 以... 提... 有... 謀... 立... 之... 議... 遂...
 提... 弟... 子... 襲... 封... 大... 原... 公... 有... 司... 馬... 出... 為... 侯...
 而... 曰... 歷... 侯... 以... 智... 謀... 有... 稱... 不... 不... 督... 屬... 雖... 稱... 名... 節... 自... 立... 功... 名... 其... 功...
 不... 封... 身... 不... 虛... 傳... 服... 功... 以... 沈... 有... 地... 還... 何... 又... 亦... 披... 狼... 子... 彰... 令... 終... 之... 天...
 文... 成... 延... 即... 稱... 帝... 文... 成... 延... 即... 稱... 帝... 文... 成... 延... 即... 稱... 帝... 文... 成... 延... 即... 稱... 帝...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蕭寶夤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蕭偽 蕭圓蕭

蕭大園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晉渡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爲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荊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爲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爲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休之令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國璠性疎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勳爵鬱林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燾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徃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畧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旣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賜前後部鼓

吹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板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生口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澗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一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鷹門太守。卒。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公。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卽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為公。坐連穆秦罪。失爵。卒。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俄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為

郢州以悅為刺史。改為豫州刺史。論前勳。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亂。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肅襲。肅尚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麓武。襲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弟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為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眾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

拜其妻元為襄城郡公主。周孝閔帝踐祚。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四年。為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擲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再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贈本官。加泗州刺史。謚曰定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為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表求罷河西苑。封丐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麋

鹿所聚太宮取給若丐人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賴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並崇顯

景之字洪畧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景之兄準字巨之以大常末歸魏封新安公除廣寧太守改密陵侯子安國襲爵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統萬平兄弟俱入魏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丹陽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公歷青兗二州刺史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王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爲兄弟式宋明帝不答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加春秋荀營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爲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請停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阜冠同凶素之服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偏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

轉內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畧不遺忘。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後，帝親踐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能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緩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奸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昶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倂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卽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

城孝文爲之舉哀。給溫明秘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
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佃故事。謚曰明祖。
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
尉。先祖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爲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
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
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
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
懷。奏其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雍
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敕。正光初。暉又私淫
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獎。與暉復致
忿。諍暉推主墜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
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官。兄弟皆坐鞭刑。徙北教煌。爲兵
主因傷致夢。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

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內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

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頓。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
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
闢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
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
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
待散。乃渡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
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
城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寶夤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
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

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胃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寅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強弩將軍，並為軍主。寶寅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菴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托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寅拔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寅率眾力戰，破走之。寶寅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寅盡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處以禮，恭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眾軍救之。詔寶寅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寅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

軍敗。唯寶寅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頗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揚徐之患。寶寅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為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遙，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

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沆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沉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克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與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此紕繆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弟子西

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夙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遠，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眾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寅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眾保於顯親，聚眾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眾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寅。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為醜奴所殺，詐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寅死罪，詔恕為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寅。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

故

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鄺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寅謂密欲取已，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歿，一子不歿，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紀率鄉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寅。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余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事在前朝，冀將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怨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剪，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馳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攜酒就之，敘故舊。因對之下泣。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攜男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亦色貌不改。寶寅三子皆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或說之。天平中。

凱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寶寅兄子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書則談謔。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帝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與寵話夜奔延明。孝昌銜悲。秋。屈于洛陽。陛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寅時在關西。遣使觀察。問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公。丹陽王及寶寅反。贊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免。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拜附馬都尉。出爲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同三司。寶寅見禽。贊拜表請寶寅命。尒朱兆入洛。爲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送京。今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彼害贊。旣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倣儻。猶有父風。普泰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元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爲子。耐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陰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爲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爲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爲侯景

所推盤桓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州內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蒞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祗至鄴。祗卒，故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咏，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爲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脩佐郢州。及脩卒，卽以泰爲

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秦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
不就乃奔齊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畧地河南秦
遂歸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
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爲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
美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
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寃之

蕭撫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在梁封
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
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東巴西梓潼二郡守及
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撫一人封撫秦郡王
紀率衆東下以撫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
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
遲迥摠衆討之迥入劔閣長驅至成都撫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
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授
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武
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撫亦豫焉尋
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
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
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
赴獄王者爭之撫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
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
回還部人季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
之及撫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撫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
爲文學博士撫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

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撫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爲東中郎將從撫入朝周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蕭撫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撫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勲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歲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具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文海
廣塔

堪十卷淮海離亂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寶元年封樂安郡王丹陽尹屬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喻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讒愬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間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

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克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大封爲晉陵縣公。大圜始寧縣公。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圜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知知足。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以供餽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維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贖。歌慕蔡唱。烏鳥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權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蹠曲

奉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
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道友。適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
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
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
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
隱之。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適乃大笑。後大
軍拔晉州。或問大園。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
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
聞者以爲知言。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
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
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
以徃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贛亡破之餘。
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
鞭墓之成。昶諸子。狂疎喪其家業。寶賁背恩忘義。梟獍其心。蕭贛
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臻。顛隸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
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祇退泰。撫大園等。
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鑑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
也。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
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
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
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昭和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北史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之矣守節與齒俱未可誦
而晉代其能委金鬻而不守舉廉置而來王莽八其對而并矯其
亦劉金日不取也其心何木不取也其言及驥受之手無不自日
也夫左刻對眾東不日然以濟河之事無日之進猶漢家國之計
雖難於異國而終享榮各非素自凝其對文以贊本前至也此
行季子弟奔古五奉禮不由一附離之甚願也泰謝圓肅大團等
細墨引良與去鞫頗蕭然融整願其流至計吉凶之休言也采丹
辨墓之如味請于五剋其定業實前肯恩忘其莫其心蕭贊
並潛詔其遺委命上因具解報丁益當立豈難育林父之志然無
以卦外影然立當立豈豈百詰幸矣隆孫許豈豈豈豈豈豈豈豈豈

北史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盧玄

玄孫思道
元明 潛

昌衡

盧柔

子楷

盧觀

弟仲宣
從子文偉 叔彪

盧同

子夢 凡子景裕 景裕弟
光 光子貴 光從弟勇 辯

盧誕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 湛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
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嘉
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儒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
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
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

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
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
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
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
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遐特爲崔浩所敬
位至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
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
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擄掠乃至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
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大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
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
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
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
遼西獻王廟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
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
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
未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
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
每誠絕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
舉接爲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
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爲伯累加祕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
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
曰雖奉勅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
盛寵深以爲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爲萬乘
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

羗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以伯源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行軍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僞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後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伯源。伯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伯源皆無而赦之。惟歸罪於陵。田是衆心，乃安。景明初，卒於祕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謚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李冲特相友善。冲重伯源門風。伯源私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冲。伯源有八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采，魯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矜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太學

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懷祖弟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爲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將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後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俊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見意世以爲工。後爲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加點。神舉

自慰
陵輟由

嘉而有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帝爲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隣。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鸞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鷓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墻陰，偶影獨立，嗟喋牝裨，雜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云：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是官途淪滯。旣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咎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集二十卷，行于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

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彘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末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曆勳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虔好禮學難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爲尚書同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昧且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幃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爲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穎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濱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世表行爲士則論之者以爲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

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縣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為後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為蜀王秀屬。以秀所為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與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為御史所劾。人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以文學見知。為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為親表所敬。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涯。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為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道靖。五子。長義信。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為僕射李冲所歎美。起家祕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君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信曰。既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信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信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信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

從恐禍大而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矜

夸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為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

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爲徐州刺史。昶旣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社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驥糧糶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月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克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

長兼尚書令。臨淮王或欽愛之。及以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孝

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卽是發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

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克麤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和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參軍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郎子潛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熙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

江陵特赦潛爲岳行臺郎還歷中書黃門侍郎爲奴誣告謀反文

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顏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勅潛與琳爲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官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數千

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廩。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爲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臥幙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爲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糴。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貴糴其米。乃之虔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秦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駒。駱等。督將五十八軍。上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耳。時李駒駱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旣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臺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駢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爲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駢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爲

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士遠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昂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傳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被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祖等。竝循父風。遠親疎屬。叙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二

法。曄簿混穢。為時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為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柔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靖。亦同已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為太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

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大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為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太軍不捷，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為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巽起居注。後為黃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從憲伐齊，說齊栢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鴉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

進荀景禧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隋開皇初
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
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
寮以愷爲上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
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
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
尉遲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一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
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竝
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孿蹇才用無算
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
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
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
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茲臣之
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
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崇弟仲義字
小黒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達婚
姻常與玄家齊等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
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
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
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河陰乃兄觀竝無子
文集莫爲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

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為司徒諮議辭疾不受孝昭即位召為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遙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即位拜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為金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邃皆以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竝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勲贈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脩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儁脩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為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蘇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為爾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

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
州刺史盧胄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爾朱兆兆仍以
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
於撫接好爲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
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
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
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
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勅祖
勳母曰蠕蠕旣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
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
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
爲二十餘人作表又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
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鸞雀相賀夫保未爲築長城子
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
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旣至役所作
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
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
荆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
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羞以自安邵甚重
其敏贍旣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謠於從妹宗人思
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
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
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旣
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

禰衡思道無水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効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箏篋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卽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疎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別駕子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褻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措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別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別錄曆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

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
 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
 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遷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
 之同又奏曰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蠲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
 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
 處記之斬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
 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書於券
 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陣某官某
 勳印記為驗一支付勳人一支行臺記至京師送門下別函守錄
 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
 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為始諸有勳簿已經
 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為
 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
 勤速申立劾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
 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然頃來行臺督將至京
 始造成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
 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義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
 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義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
 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黃門同善事在位為義所親戮熙之日深窮
 黨與以希義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
 始為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
 稱之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
 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齋書喻之德
 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

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
反政以同義黨除名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
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
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牽強啓乞儀同初同之為
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款託帝以恩舊許
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彊斷知名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參軍
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
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
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
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
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

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筠青州中從事同兄靜好學
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太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

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
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
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
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其見親遇待以
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
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
塵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
都督賀拔仁討平之開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
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

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
文襄入相於第開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
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
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
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
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糲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
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惲每譯
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
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
遍臨刑刃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

高王觀
世音至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
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
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
起兵信都旣破爾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
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
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
逼孝武卽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
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
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
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
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
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

六官建
官

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史慎弟銓性趨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增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官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

夫等則今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

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穴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別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別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

五也

改

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士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

府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周文帝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于世子賁

賁字子微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爲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羣情未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

公卿而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旣而帝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間進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疎忌賁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

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
 簠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為簠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
 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政之本
 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
 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
 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鐘下生之義黃鐘君也而生於臣明於
 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
 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
 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黃鐘為宮詔賁與
 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號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
 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馬鹹人賴
 其利後為齊州刺史羅官米而自耀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
 謂曰我始為大司馬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
 過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
 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
 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
 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
 此輩竝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
 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
 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玉輔
 政此輩行詐領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
 為巫蠱於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
 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
 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

安之上曰然遂廢卒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李禮當以武達。與吾門者一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為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余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慍慍。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擁一馬。至大駝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

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之。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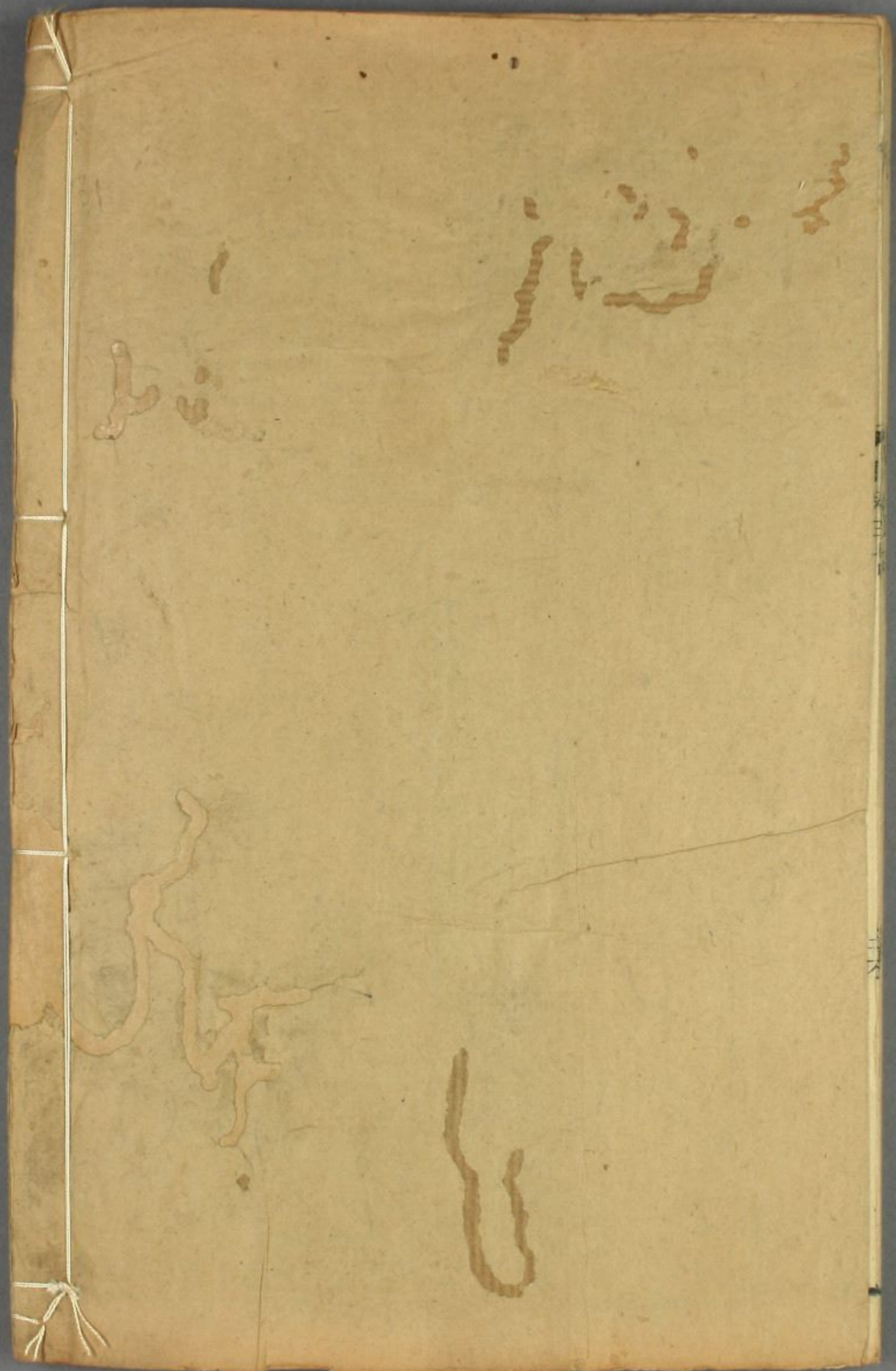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毀六年。躬營墳壙。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於度世。為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

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益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

一簣而頌昔文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問關夷險之祭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天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昭和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金曜日也此日好晴大寒



سنة ١٢٠٠

١٢٠٠

١٢٠٠